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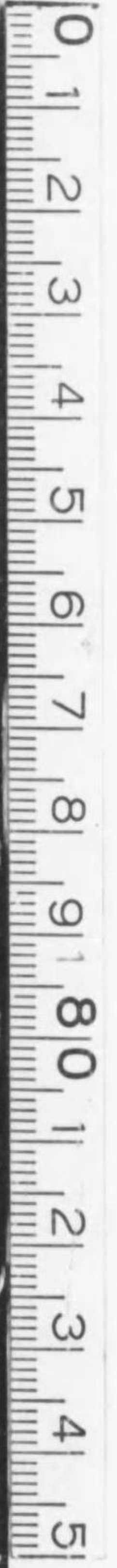
唐宋八大家文格

特279

特279-278



1200501132237



始



特279
278

明唐荆川先生原選
川西函洲先生編次

唐

類總集
屬漢總
冊五
函十九

家文格

韓退之 柳子厚 歐陽永叔 蘇允明
蘇子瞻 蘇子由 曾子鞏 王介甫

明治十三年七月廿一日購求

教育館

唐宋八大家文格序

余嘗欲窺古文變化之妙。就古人集中求之。有年矣。然未有所得也。既而讀唐荆川文編。至其分格者。乃翻然悟曰。此可以窺其妙矣。蓋古人之作文。胸中湛然。不留一物。至其觸物感事。勃然不能自遏。而發諸文辭。滔滔為流水。徐徐為行雲。皆應機而出。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其文變化無窮。然

唐宋八大家文格

氏家序

而初學欲直窺之。則入無門徑。從無方體。茫乎不知所向。故唐氏特就易悟之文。分其格。以示表準也。而爲格數十。今以此而求其妙。則軌度有限。而變化無窮。如不能以窺其萬一。然善推類以求之。則不唯盡唐宋八家之文。雖周秦兩漢。亦不出其範圍也。蓋觀夫天象乎。日月之運行。星辰之躔度。固不易測。因設游儀衡管以窺之。則

其運行躔度。無一不可知。夫古人之文。日月星辰之行度也。唐氏之格。渾天宣夜之儀管也。學者苟據此。則得其門徑方體。而可以窺其妙矣。此唐氏之所以分格以教人也。後之據此格者。果能熟之於胸中。而融會貫通。則至其作文也。意與格適。辭與機應。千態萬狀。變化無窮。豈唯窺其妙而已哉。余友川西士龍。旣鈔其分格者。今又

欲上之梓以示初學。而徵序於余。乃書所嘗得於其格者以為序。

天保己亥仲夏仙臺綠山氏家三撰

巖月 渡邊靴書

其或言黜對辨。不可假天古人之文。且

唐宋八家文格序

吾邦文章之起遠矣。遺唐之使。留學之士。與唐朝諸名士相交。親承指授。才藻之美。彬彬如也。惜其未脫駢儷之習耳。爾後數百年。多亂少治。干戈相尋。文章蕩然掃地。而盡矣。元和建察。以還。操觚之士。寔興其。歐為法。至讓園翁出。則才力足以振之。學。以運之。筆力闕肆。超脫俗習。大有功於藝林矣。而顧獨染指於李王詭僻之文。貽誤後學不鮮。

五十年來諸老先生始悟其非專刻意於唐宋八家而參之以有明宋景濂方希古唐荆川王遵岩諸家於是文章之道大闢高者可以進配韓歐次亦不下唐王諸子猗戲盛矣後進之士牽風而興爭皆以文章相濯磨多斐然可觀者然其間體格或少變化辭句或不鎔鍊議論或多駁雜之弊求其粹然無瑕疵者幾希豈才力不足歟學殖不博歟抑未熟於法也苟熟於法矣其所到寧可量耶蓋吾邦世愈降而文愈精

正與彼邦相反則英俊之士前唱後和巧力益至庸詎知百年之後無文章雄跨乎百代而婉美於韓歐者果出于東方君子之國乎哉予不自揆思欲精讀古人之集分體分格彙輯成編以窺變化之妙而未果也茲者川西士龍就荆川文編拔其係八家者而選次之以付剞劂可謂實獲我心矣或曰古人作文皆自胸中流出不求格而格生焉今欲就格作文無非捨其本而惟末之趨乎予竊以為不然古人之文雖不

規規於體格。而其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森然不可紊。而縱橫揮霍。變化百出。又不可概以一律。此豈無意焉。而能然哉。今乃曰。古人惟自胸中流出。而不肯留意於法。則荆川之分格。皆非。而後之作者。皆由莽滅裂而止。爾此匪直東海終不可出。轉歐。抑使護園。至今齒冷也。豈士龍刺此書之意哉。予故為之序。俾讀者知所自勉焉。
天保己亥清和月長齊安積信撰

唐宋八大家文格序

余少年有志於文。弱而賦質。務劣。每苦不得其方。既後。蘇以唐氏集。曰。秦漢之文。法密而難窺。唐宋之文。法散而不可犯。久之。老有濟。出年。多然而不可易者。因去讀唐宋八家之文。自儲氏沈氏之選。玉軌。乾。吳

唐文少壯家大格
飽之類。莫不一致得焉。而志
毫無所行。凌又得唐氏文編。
而閱之。則上自孝漢。下至唐
宋八家之文。悉批而評之。網
羅略盡。而至于八家文。造之題
格曰。此云說也。此云某某也。絲分
縷析。使讀者知何措乎。然後
向之難究者。畧得頭緒。而其

不可犯也。秋多條理。反復倍
既。積以歲月。恍覺若有得。間
嘗執筆。一合意。格前定。而語
不踰。固私自喜。又私自謂。古之
人。養之於術義。磨之於事。
業。而太富於文章。云出為文。
文成而格立。未始就格求文也。
雖狀格之既立。後之人未始

唐書分門類事卷之二
之。而不能出之範圍。外誨而
之。則而傲之。溯源探本。而極
其真。人孰謂之不可也。唐名德
又曰。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文。
士研精于文。以窺神明之真。
我取以為法焉。次者抄其類
格者。欲錄之。梓。而庶選次
序。則見錯出。不便備閱。乃類

而編之。得格七十。文百四十七
篇。名曰文格。特以與世。自余
志者。苦為。若夫大雅君子。德
立言隨者。何取於此。刻
本。是為序。

天保己亥夏五月吉日

蔡母函涉川西潛撰



凌學士原任力疾書

卷之八 雜文 序記 立說格 假說格 閒說格 叙事格 類事格 引事格 推類格 比擬格

唐宋八大家文格目錄

第一卷 序記

- 立說格
- 假說格
- 閒說格
- 叙事格
- 類事格
- 引事格
- 推類格
- 比擬格

文字集

第二卷 序記

相形格

譬喻格

借客格

借客顯主格

牽合格

不照應格

互舉格

兩股格

分段格

不字集

不字集

片段格

抑揚格

開闔格

累棋格

貫珠格

尚奇格

古今格

入細格

脫卸格

脫空格

不字集

反復格

翻案格

散格

短格

變格

兩層格

第三卷序記

辨証格

辨論格

設難格

能字集

辨難格

解題格

不解題格

解意格

解意兼敘事格

解名不解義格

生意格

含意格

立題格

反題格

能字集

尊題格

第四卷 序記

護題格

發題格

廣題格

補題格

輕題格

翻題格

略題格

貶題格

無字集

外題格

題外格

小題作大題格

第五卷 論

一意反覆

反覆

一氣說下

立柱分應

斷續

兩比整然

法字集

古今分欸

綱整目亂

借客形主

借題

先說一遍覆說一遍

數段辨去

卷五

通計七十

唐宋八大家文集

目錄

卷五

唐宋八大家文集卷之一

文字集

明 唐順之應德甫原選

日本 川西潛士龍 編次

序記

立說格

廖氏文集序

歐



自孔子沒而周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益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偽說之亂

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行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衡山廖倚與余遊。二十

年。已出其兄侑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其論洪範。以爲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始余之待于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侑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侑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所畜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侑不相求而兩得也。

於在乎書。

南齊書目錄序

曾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序其篇目。以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說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避德。非常之跡。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擣杙菟瑣。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知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

足以通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已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採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

之情者哉。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耶。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折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

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托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梁書目錄序

曾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正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

不明。百家竝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爲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訕。雖然。彼惡嗜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麤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

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克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愛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日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

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群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内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

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古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之。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通篇俱說聖人之內。而所以攻佛者。不過數句。

閩州張侯廟記

曾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測灼龜。審於夢寐。其為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

常原作常
今從本作

之有改也。坊壙道路。馬蠶貓虎之靈。其為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虫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金滕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蓋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為於天下

唐書八十九卷文苑 卷之一
者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雩筮救日，小人以為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乎在己者而聽於人，不盡乎在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為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彥名，飛字益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彥之塚，至今十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

連熟，閬人以謂張彥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始，彥以智勇為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沒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其為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為之書。而以予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送蔡元振序

曾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

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為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為州之政。當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為立異。為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己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己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為立異邪。其孰為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善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跡其政之缺。

不過室於嘆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為己事。又是焉。則激激亦矣。以為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為從事乃爾。為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其幾耶。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為政也。汀誠為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茂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而送之。

此文入題以後。照應獨為謹密。異於南豐諸文。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曾

爲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爲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爲。問可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爲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弗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強立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強以取威縣。

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爲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爲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秘書省著作佐郎黃巽公權。來爲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爲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於壁間。故予爲之載其行治。而因著其爲縣之

難使來者得覽焉。

送陳外之序

精數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夫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埃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

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悉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埃。懲之矣。意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為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外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外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

然義而已矣非予所望於外之也

假說格

送楊賓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

正武曹云
以自已之
疾映揚君
之疾以日
已學琴去
疾映揚君
之以琴養

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反從廢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閒說格

送牛堪序

此等體格是沒要沒緊文字

韓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未民歟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

聞其注者其將有以哉違眾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此篇文字意格異常

叙事格

送幽州李端公序

汪云名潘

汪云為劉濟從事

韓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逐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韓袴

馬公之公
原本作人

握刀。左右雜佩，弓韞服，矢挿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奉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甲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乎？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為公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

公問之
為使歸之獻

送鄭尚書權序

韓

此敘事之文極似太史公。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一。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太府。太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迎郊及館。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首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實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

汪云淮陰
秦傳云北
首燕路正
義曰首音
狩向也此
所謂首屏
乃向屏也

唐末八人各

卷之一 敘事

指

汪云此段
言嶺南大
唐屬州之
遠而難治

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
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
海。多洲島。飄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
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塘呼吮。以
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
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
兒子。至終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
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
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
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

汪云此段
言海外雜
國之難治

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厲毒之
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
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文武威風。知大體可
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
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
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
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敕騎常侍。工部侍
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敵之宅。就屋以居。可謂貴而
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
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

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

注云樂為起議論發端極工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

注云正論又化

注云四德人四德

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特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

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石處士序

韓

此等文賦辭皆王俱無之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如何。曰。先生居嵩邨。澠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疏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任不

事鹿門
又借從事
之言安頓
石生却好

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讓書詞具焉。弊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

謝靈運云
若只下以
道自任作
一句人皆
能之今添
決去就三
句法便奇

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道各為歌。

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韓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贖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者。若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止火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

息軍不復餓。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
五屯，屯置百三十人。注：第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
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
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
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
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
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
五城矣。注：第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
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
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

儲云從其議持其議
著眼從則立效而猶
持之者何心乎故公
從而張之且合舉
士大夫之言張之

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儲人，以車船自他郡往
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
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
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
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
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竒見而不得施設也。君
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
紀綱三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
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
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燕喜亭記

韓

大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荒丘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燃榴薪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

汪曰唐云
奇用爾推
釋文體

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非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瀄臨漢水外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椰踰嶺蟻狄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

水飲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辨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

奇格語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錯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視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

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謬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警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身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污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澆澆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

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此但說斯立不得盡。更不說起記壁之意。亦變

體也。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遊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巖寥廓。悠長則於曠。空抵丘。堙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空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五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藜石。穹若洞谷。蒼若林麓。不可病其穢也。余所謂樂

丘者。輿之空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坳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榿栴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陰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陋室。曲有興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空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奧

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名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零陵郡復乳穴記

柳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謔曰。叱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

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叙事奇。而束處有力。

道州毀鼻亭神記

柳

唐史八大家文卷一 叙事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為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沈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祠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蓋

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入教。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考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癢。公起其羸。警童之罵。公實智之。鯨孤孔艱。公實遂之。執尊惡德。遠矣自古。執羨淫昏。俾我斯替。千歲之真。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懼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

茅云文其
明法讀王
陽明記象
廟文來然
自失矣

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新堂記

柳

將爲穹谷。堪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濤澗
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
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
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嶷之麓。其始度土者。環
山爲城。有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
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
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旣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
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澗如。旣焚旣

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青秀敷
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
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
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
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適延野綠。遠混天碧。
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
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
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
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
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

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二千石楷法。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垣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滌之若珠焉。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宐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若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曠。摩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遶廊則忽。樹之松栢杉檜。被之菱芡芙蓉。藥

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子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據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宐益高。文宐益峻。道宐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異矣。君

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勳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不記。

周匝曲折渾成。此柳文之佳者。

吉州學記

歐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入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

茅云無刊
之文
坐沈本作
出

之員。然後海隅檄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表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注云。陸然。落出非尋常手筆。為差。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

以助用人之力。積一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篲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闕麗。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

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仁宗御飛白記

歐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群臣於群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群賢并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遑聲色。方與群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

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此篇稍不類
歐常作

戕竹記

唐宋八大家文略

卷之一 敘事

阮

歐

開原作問
今從本亦

洛最多竹樊圃基錯包籜榭荀之贏歲尚十數萬緡
坐安侯利寧肯為渭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歷
艾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閒實欲賞
輒腰輿以入不問辟疆恬無怪讓也以是名其俗為
好事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鎌斧以公私誰何且牴且
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今有敢隱一毫為私不與公上
急病服工官為慢齒王民為悖如是累日地榛園禿
下必有番色少見於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噫
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
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上宇廣斥賦

入委疊上益篤儉非有廣居盛園之侈縣官材用顧
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斂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
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即用而
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
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未

喜雨亭記

大蘇

亭以兩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
公得木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
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
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

種樹以爲林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
占爲有年。旣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
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
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忻於野。
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
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
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
且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
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
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

注云從天
寶之亂說
起以見太
祖之功之

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旣以名亭。又從而歌之。
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土。飢者
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繁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
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
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類事格

太祖皇帝總叙

曾

蓋唐之敝。自天寶以後。紀綱寢壞。不能自振。以至於
失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
危亡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

汪云變百

當是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及易繆亂。不同夷狄者。無幾耳。太祖為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為任。故勸農桑。薄賦斂。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戮相屬。推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故設通判之員。使斂以繩墨。憂吏之不良也。故數使在位。舉其所知。患吏或受賕。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徒一無所貸。原其意。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中也。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已。逋欠滯煩苛。賙乏絕。雪冤滯。惠農民。拔人材。申命郡邑。反復不倦。或遇水旱。輒蔬食請禱。欲移災於己。

汪云禮祥

汪云

其於羣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各盡其分。以位貴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予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雖讐不廢。不可用。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媿。及至堅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踰也。強僭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廼為之置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振助之。征伐所加。必其罪暴著。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執。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數辱之。優假秩祿。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

將
云御處

皆得以壽考終。自晉既覆滅，契丹寢大，中國惴畏，不敢當。太祖拔用材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訟進者，謂曰：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開市租賦，諸將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鬪者盡力，謀者盡情，邊臣可誅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巡檢使，衆不過三五百人，蓋任專則勢便，位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振新集之衆，屈憑凌之虜也。蓋太祖篤於孝友，有天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

云八句
上節下

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徧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虛心納諫，鑒於越蜀，以奢侈爲戒，思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損，不盡循故典，收約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曰：欲使之知治道也，兼覆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曰：師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彼何負哉。秦州已入，尚波于之地，却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約，遠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割其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斂置懷服，以消其難。

至於舉賢良崇孝悌。綴禮樂。明考課。雖守內初。輯然
廢政大體。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爲法。
民於是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
鳥獸草木。亦莫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相。處腹心。爪
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北向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
邑。兼地千里。德懷二三之臣。負衆自用。令之不從。各
之不至者。尚數十。皆束衽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
粵蜀共楚。甌閩之君。分天下爲八九。曰帝與王。傳子
若孫。更數十歲者。編名囚虜。並聚闕下。四海之內。混
齊爲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趾西戎。吐蕃回紇。北

汪云以下
極贊其比
迹唐虞

汪云此言
太祖綱紀
天下軌

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養。通途之屬。莫不內附。
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爲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
而復正。益太祖之於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圖衆以智。
圖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在於取天下也。
其在天者。歷數在人者。群臣萬民。三軍之士。不歸周
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其傳天下
也。舍子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堯。禹受
之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其
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
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爲太祖不世出之主。與

漢祖

漢高祖同。蓋太祖為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二百餘年。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既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後常可行。漢祖蠶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脫民榜笞。死禍定。著常刑。一本寬大。漢祖雖約法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間。諸將夷戚。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強。藩臣遵職。漢祖封國。過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

汪云此言
太祖太平
之業施于
無窮三代
所不及

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群臣莫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閔賈之初。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革。契丹自附。漢祖折厄白登。身僅免禍。不及八。太祖後宮二百。問願歸者。復去四之一。漢祖溺於衽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大計。以屬天下。漢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及。其大者如此。自三代以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武之後。世三四傳。昭王不返於楚。繇漢以下。變故之密。

汪云已下
是總收

蓋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餘澤。所被者遠。五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之慮。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維太祖創始。傳後比迹。堯舜網理天下。軼於漢祖。太平之業。施於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蓋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戶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養斯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此等大文字。當看其布置處。南豐有滄州上殿劄

子。皆與此意同。并可與歐公仁宗御集序參之。

引事格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歐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于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民冒河為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勅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束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農田勅限。甚者笞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宣德門外。訴於宰相。於

唐史八大家文粹 卷之八
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為畿民。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于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邇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不得達。况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

何數。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于下。下有思告之舌。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風為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今與主簿尉三入而已。民之志。得不壅。而聞于州。州不壅。而聞于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為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

永州鐵爐步志

卷之一 推類

唐

汪云冒字
開出下文

儲同八口
氏族
于唐故休
此諷之

江之游凡舟可廢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益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鐻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

汪云從茲
步說到門
大

德無有。猶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樂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侈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鐻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為志。

全義縣復北門記

柳

此文亦奇。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

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
愚莫大於怯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
之南越以平功盧遵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
出開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
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迴其
途故塞之遠曰是非怯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
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群吏群吏叶厥謀上于大
府大府以命邑人便焉謹舞里閭居者思止其家行
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空
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為之記云

小題自作議論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
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白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
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此為其故跡豈信然耶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
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
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
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
豈其學不如彼耶則學豈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

茅云以題
小引大
義以幹旋

之

茅云看他
小小題而
結構却速
而正

者耶。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真亦欲推其事以勸學者耶。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况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後世者如何哉。

比擬格

韓魏公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

大蘇

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既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

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
 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
 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來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
 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疆。健之時。退
 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
 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
 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
 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
 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
 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

汪云本是
 收自比下
 樂天却說
 非獨自比
 于樂天力
 見筆法總
 是作文斷
 不可用正
 筆順收

潛案昔公
 以下四十
 字沈本無

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
 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茅云餘波古之君子。其處已也
 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
 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不如顏
 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
 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
 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
 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嘗告其子忠彥。將
 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
 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醒心亭記

曾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凡公與州之賓客者游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群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觀。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事之所以然。而為名。取韓子退之北朝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

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為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為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沒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終